

傳染病與戰爭

微妙的比喻？

大部分，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由於人類和家禽、家畜的接觸最密切，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都發現與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關，這點並不令人訝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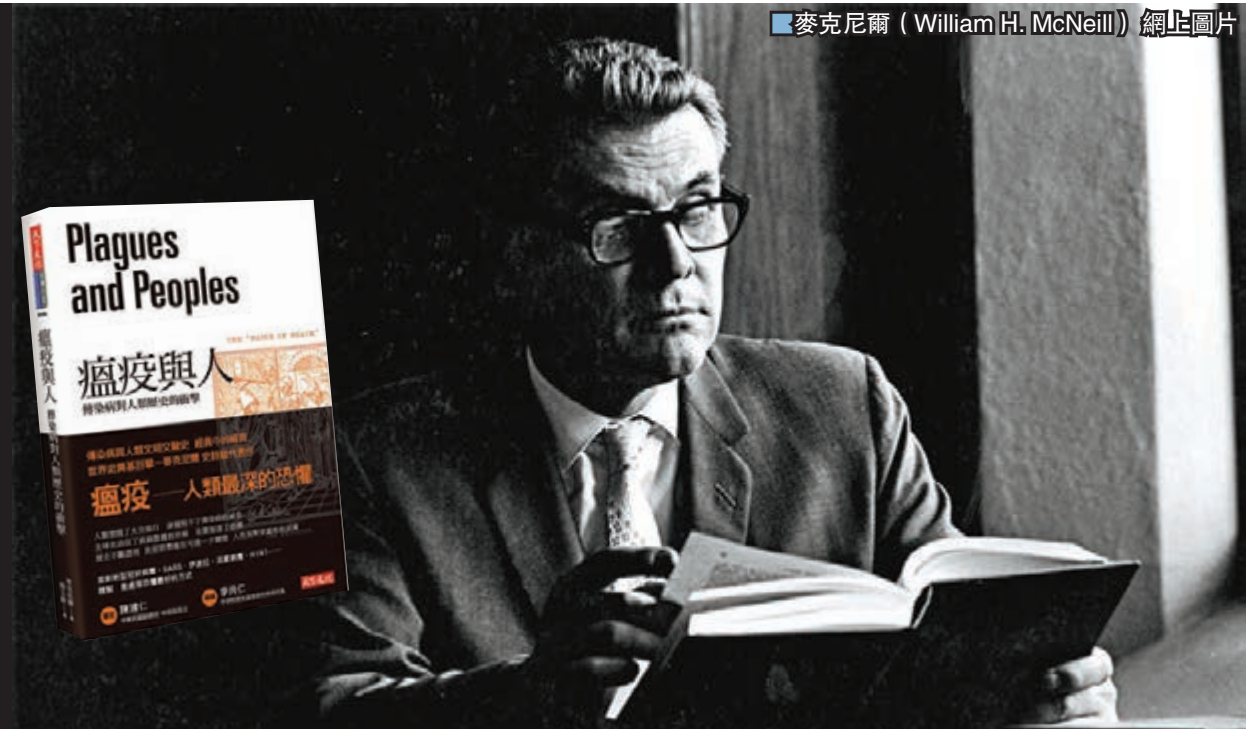
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於流行性感冒，則是人豬共通。的確，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

- | | |
|----|-------|
| 家禽 | 二十六種， |
| 馬 | 三十二種， |
| 鼠 | 三十五種， |
| 豬 | 四十二種， |
| 羊 | 四十六種， |
| 牛 | 五十種， |
| 狗 | 六十五種。 |

人類行為對大自然的扭曲

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此外，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單看上述統計，並不是很有意義。話雖如此，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來自猴子的黃熱



■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網貼圖片

編按：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以讀攻毒」。

《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是曾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經典之作。麥克尼爾於2016年去世，書留下來，在今日讀來仍如醍醐灌頂。《瘟疫與人》表面上看探討的是疾病的歷史，實則暗藏野心，試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在書中，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社會與科技似乎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我們是否能依靠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穿梭書中文字，自有一番感悟。該書上周在台灣推出再版，本版節選文字以饗讀者。

文：麥克尼爾 譯者：楊玉齡
節選自《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台灣天下文化2月19日出版）

病，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

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近代也一樣，有時甚至造成突發、劇烈的後果。例如在1891年，牛瘟席捲非洲，殺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着的易染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

1959年，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O'nyong nyong fever）的人類新疾病，出現在烏干達，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因此復原也很快。結果，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相反的，它神秘的消失了，就像當初它神秘的出現般。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

十年後的1969年，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現在奈及利亞，稱為拉薩熱（Lassa fever），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以壓制這種疾病。

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尤其是那些與人類

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

當然，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譬如，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家畜。同樣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

換句話說，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佈模式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佔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人類的成功意味着，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就能大肆繁殖；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在侵入宿主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周，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

從傳染病的微寄生看人類社會的巨寄生

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在傳染病的微寄生，與人類政治、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頗有類似之處。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但是，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使得任何穩定、持續的傳染病模式，都無法建立。

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也就是說，他們學會了

如何劫掠農民：搶走部分農穫，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因此，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求取生存。

這種生產過剩，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抗體」。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免疫力」，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疾病免疫力的形成，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而政府在提升「免疫力」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料的產量，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

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

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訓練精良的軍人，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着生產或尋找食物的人。此外，我們很快將討論到，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持續激發抗體形成，這樣的社會比單純、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因此，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換句話說，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不只是巧妙的比喻，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在軍隊身後。

《寂靜的爆彈》的落差

吉田修一的《寂靜的爆彈》，與《惡人》寫於同時期，但兩者的水準的確有明顯差距。有日本論者戲言，認為《惡人》足以顯示吉田修一的芥川賞能耐，想不到《寂靜的爆彈》瞬間又回復直木賞的層次。儘管不無偏頗，但也流露出一失之偏的端倪。

好了，《寂靜的爆彈》的情節不無深義，一方面是在電視台工作的俊平，為求製作塔利班滅佛的報道，鍥而不捨地跨國跟進；另一方面是他認識了失聰的女友響子，從而帶來兩人離合之間的起伏。書名《寂靜的爆彈》，顯然有兩重指涉，「寂靜」當然指響子因聽不到而存在的世界，「爆彈」正是塔利班滅佛的工具，但前後其實互相扣連，簡言之就是最私密的個人情感領域，乃至最廣闊的公義探尋，其實都一氣連貫，在人與人之間——真的溝通到的嗎？

當然，熟悉吉田修一的讀者，一開首便應對小說有似曾相識之感。是的，就是《公園生活》——當中的男主角與俊平，不是極為相近嗎？而且情節上也是在公園裡出現與女生的邂逅，由此展示下文的內容，但可惜小

說的綿密程度卻相去甚遠。原因之一，是吉田修一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上述兩方面的平行對照上，從而營造一體兩面的印象。

當俊平發現獨留響子在自己家中，因警報響了而未及回應，會令他驚恐萬分。「對不起，留你一個人在屋裡，我還不了解你的世界，只是自以為已經了解了。明明只要稍微想像一下就想得到的，我卻沒有去想……」（頁38）後來當部長看過俊平採訪回來的片段，有以下的對話：

「說來丟臉，我一直以為塔利班和蓋達是同一個組織。」

「我們也一樣啊，對吧？」

諏訪徵求我的同意，我乖乖地點頭說「是啊」。（註：諏訪是我的同事）

我並不是什麼都不知道。只是把知道的事情就這樣放着。心裡想着應該很嚴重吧。但只是想，並沒有去想像到底有多嚴重。心裡想着應該很痛苦吧。但只是想，並沒有去想像到底有多痛苦。（頁170）

把以上兩個場面擷取出來對讀，正好想指出吉田修一的題旨，就是溝通的困難——由相對上的大與小，私意

與公義，進而呈現出一種失衡的無奈。更為甚者，是上一刻鄙視他人不直面痛苦的公義者，下一刻就是成為忽略摯愛痛苦的施虐者了。

此所以俊平會與諏訪抱怨，「我們做的節目，觀眾會懂嗎？看的人真的會懂嗎？」這種高高在上的心態，筆下為「就連我自己想說什麼，我都無法以言語表達。」（頁202）

但作者恰好利用響子忽然消失了，俊平千方百計去尋找她的過程，從而帶出他對女友其實一無所知的事實。

「我還以為那是我認得的路。我深信那是我曾經走過的路。可是，無論往左往右，都是我從來沒走過的路。」（頁185）

兩組事件對照，便很明顯看到作者想突出的溝通困窘，自以為是及高高在上，最終不過淪為不同角色身份崗位下的機會主義者——對己寬鬆，對人嚴苛，成為作者勾畫出來的人生死穴。只不過掃興的是，其實以上的「人性」觀察，早在小說開首交代俊平與前女友宏美分手的場面，一切已了然於胸，清晰展示。



書評
文：湯禎兆

《寂靜的爆彈》作者：吉田修一 譯者：劉姿君 出版：青空文化

「你就這樣一直瞧不起人好了。人家我也是。」

很努力工作啊！是啦，我不像你那樣飛遍全世界，拍什麼深具啟發性還是什麼鬼的那些難看得要死的紀錄片！但也不輪到你侮辱我！賣有錢人漂亮的首飾有什麼不對！在那邊報道全世界不幸，自己還不是照吃美食，住在這麼好的公寓！少在那裡一副只有你才是正義的一方的樣子！不然你說說看，你做了那些難看得要死的節目，世界有什麼改變？」（頁19）

是的，就是了，宏美的一番話，早已把俊平的偽善的本質道破。而往後的篇幅，吉田修一只不過嘗試透過跟進塔利班滅佛的報道，和與失聰的響子之交往，來把宏美的分析加以對照說明。

嗯，真而且確有浪費筆墨的感覺。容我不客氣地下結語，《寂靜的爆彈》應是我看過的吉田修一小說中，最差勁的一本。

書介

謀略者

作者：金彥洙
譯者：尹嘉玄
出版：馬可李羅



當《Kill Bill》遇上村上春樹，韓國文壇最具影響力「文學村小說獎」得主金彥洙帶來最新震撼作。孤兒來生被「圖書館」館長收養後，在這藏書二十餘萬冊的空間裡成長，偷偷學習認字，卻被發現遭責打。他每天的任務是等待指令，聽令行事。因為圖書館從來就不是圖書館，來生也不是個普通少年。他是「謀略者」底下的暗殺者。「謀略者」是每個暗殺行動背後的主使，他們掌握國家最黑暗的一面，法、軍、政皆在其掌控之下。隨著韓國民主化，選舉制度確立，經濟迅速成長，暗殺體系愈發蓬勃，使得獨大百年的圖書館遭逢劇變。在各派的權利鬥爭中，來生發現自己成了那顆關鍵棋子，迎接他的是不再安穩的生活，和連串惡意。他眼前有三條路可以選擇：忠誠，背叛，或死。但此時，一名女子浮上枱面。因為這名平凡卻神秘的女子，他選了第四條路——這是一部充滿陰謀、人命交易、政治佈局，人性最深層欲望的犯罪推理小說。被譽為韓國李寧曼凱爾的當代知名犯罪小說家金彥洙，以韓國民主化的政治背景為舞台，揭開謀略者體系背後的黑幕。

帝女花讀本
編者：陳守仁、張群顯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經典粵劇劇目《帝女花》，已有多種版本的文本面世，本書建基於一九五七年任、白開山的泥印本，既參考了上述不同版本，也比較了編者多年來觀看多個不同戲班在多次演出中不同程度上的改動，並加入註釋，目的不只在校正一些錯別字和有誤標點、闡釋粵劇術語、文詞和典故，也旨在展現一代粵劇奇才唐滌生在遺詞造句、創作唱腔和調度排場上的心思，使《帝女花》能從殿堂走進大眾，讓一般人也可一同欣賞。

是枝裕和：再一次，從這裡開始

作者：是枝裕和
譯者：涂紋風
出版：時報文化



是枝裕和從拍電視紀錄片開始他的電影之路，憑藉着《小偷家族》獲得金棕櫚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被尊稱為日本國民導演的他，在本書中，談及他對「電影」、「家庭」、「思考媒體」等議題的思考，以及影響他生命的66部電影，當中不僅回顧是枝裕和的個人歷史，也呈現他的創作靈光與世界觀。本書特別收錄他從未面世的隨筆、與演員時田彩珠的書簡往返，以及主演《小偷家族》的樹木希林、法國影后茱麗葉，畢諾許、電影評論家蓮實重彥等人的專文，寫下他們眼中既沉靜也熱烈的是枝裕和。書中同時附有六十餘幅珍貴照片、是枝裕和年表與作品解說。

傳奇武俠再續前緣

《阿鼻劍前傳》問世

許多讀者期盼30年的《阿鼻劍前傳》1月出版，以筆名馬利寫武俠小說的台灣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說，終於在《阿鼻劍》出版30周年之際交出作品，最大收穫是盼望趕緊完成下一卷小說。

郝明義於1989年以筆名「馬利」擔任編劇，並與已逝武俠漫畫家鄭問合作創作《阿鼻劍》，後在2008年開始連載《阿鼻劍前傳》小說，與鄭問相識、合作多年。《阿鼻劍》漫畫在1990年出版共2冊，是三部曲中的今世，《阿鼻劍前傳》則為前世。

郝明義曾表示，《阿鼻劍》就有「前世」「今生」的設計。他和鄭問合作的兩部《阿鼻劍》，第一部《尋覓》、第二部《覺醒》，都是「今生」的前半段。先用這兩部來讓今生的「何勿生」登場，然後回頭講前世，最後再來講覺醒之後。

《阿鼻劍》是台灣漫畫創作的傳奇之一，也是鄭問的漫畫創作轉捩點，他獨特的水墨畫法，將武俠漫畫帶入了新的層次；編劇馬利則將原本武俠小說的元素精彩地串連重組，並融入發人深省的佛義，使得這部武俠漫畫有別於一般武俠的刀光劍影，有了更深的意涵。

小說版的《阿鼻劍前傳》，則是集中寫前世，寫阿鼻劍的由來，寫何勿生如何由摩訶劍的大護法轉變為阿鼻使者，甚至再成為尊者。整個故事則透過阿鼻第九使者的旁觀和回憶來敘述。

大辣文化出版社日前舉辦《阿鼻劍前傳卷一封印重啟》的新書講座，郝明義分享了自己的創作過程與想法。

郝明義表示，過去30年，大家不斷詢問《阿鼻劍前傳》小說，終於開始和大家見面。這次小說的背景，在五代十國的亂世。當他開始要認真寫出小說，發現每個畫面與細節都要用文字呈現，必須讓讀者充分進去自己建構的世界。

談到要從決定到寫完《阿鼻劍前傳》卷一，郝明義說，完成這本小說是自己遭遇最大關卡，但通過這些的挑戰，自己現在更渴望寫出下一本，迫不及待想要分享之後的故事。

文：中央社